

欧阳云龙 著

追魂龍虎



内 容 简 介

魔圣乙休子组织“天地门”称霸江湖，残害武林正义人士，一时间江湖上黑云压城，血雨腥风，魔长道衰，各大门派纷纷走避。

武林骄子汪靖奉命出山，为拯救江湖，匡扶正义，奔走于险山恶水之间，联络武林各大帮派、江湖豪客，和以匡扶正义为宗旨的“凌霜会”化解个人怨仇，同心合力直捣“天地门”老巢，展开一场龙虎追魂大战，最终歼灭魔头，驱散乌云。

本书作者别具匠心，情节迭宕起伏、曲折引人，既有惊险紧张打斗场面，又有感人心弦的英雄侠女恋情，读来别有一番情趣。

仲春二月，繁花遍野，青山如黛，好一片锦绣大地。

此时的东海，烟波浩瀚、千纹重叠、浪花翻涌，海天一色。含黛浮绿的长离岛，就算立在海中，岛屿的四周险峻陡峭，但削壁上却飞檐重角，画栋雕梁，巧妙地建筑着亭台楼阁……

浪花围着岛脚，绽开银色的尾波，几个小岛散布在四周，象一颗颗宝石点缀于旁边。

啊！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！

欢乐的时光，消逝得特别快，象一把细柔的散沙，握在手心里，已悄悄地从指缝间滑落下去……

汪靖、夏蕙、金玲玲小三口，他们来这东海长离岛，似乎眨眼之间，已有半年了！他们在长离岛的“倚虹小筑”，鹤鹤翩翩，过着神仙似的生活。

汪靖陪伴着一对娇妻，远离尘世，想在这世外桃源的长离岛，静居一段时间，但杭州的大哥“红面书陀”战千羽，却经由“飞燕楼”转到长离岛来一封信，要他马上回杭州一趟。

这封书信上，并未写出来龙去脉的经过情形，只说出有人“指名下书”，送一封信来杭州广春门后街战宅，要一会

“火云邪者”汪靖。

战千羽要他尽快回杭州一次，到时共商应对之策，信末附笔向他的义父邪神、和人称“长离一枭”的卫前辈问候。

长离一枭卫西看过这封信后，心里不禁暗暗思忖：

“小兄弟汪靖虽然当年竖立不少仇家，但都已一一化解，此番向杭州战宅，指名下书的又是谁？”

他目光投向邪神，问道：“厉前辈，战兄从‘飞燕楼’转来长离岛小兄弟的此书信，你想为如何？”

邪神微微颌首道：“从信上看来，无法觅知其内委底细，靖儿不妨去一次杭州，就知道其中真相了……”

他向汪靖道：“靖儿，你和蕙丫头、玲玲，收拾一番，去杭州一次再说。”

汪靖脸一红，嗫嚅了一下，道：“爹，蕙妹和玲玲不便同行，她……她们已都有孕在身了……”

长离一枭微微一怔！

邪神听到这话，纵声呵呵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靖儿，你也快要做爸爸了！”

长离一枭想到一件事上，面向邪神道：“厉前辈，卫西有些话，不知该不该说？”

邪神笑道：“卫老侄，你我之间还用见外，有话只管说就是。”

长离一枭见邪神这样回答，才向旁边汪靖道：“小兄弟，六十年前，武林有‘邪、双飞、三绝掌’诸人物。六十年后的今日，江湖上又传出‘东海尊长离、南乱霸一煞、寒戟、双鹰、三连剑、金鞭擒鹏掌’的歌谣，但歌词中的这些称号，并非包括了天下武林所有绝世高手……”

邪神缓缓颌首。

汪靖听到这些话，心里却不禁一凉一奇……

卫前辈除了钦慕义父邪神外，平素眼高于人，从未将天下武林高手放进眼里，今儿怎么会说出这样话来？

长离一袅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兄弟，或许你会认为你老哥哥变得懦弱了，但不，此时此刻，我需要向你说这样的，原因是你‘火云邪者’的称号，在武林中名气太响亮。有些武林高手，并非是你仇家，但为了要称称你‘火云邪者’的份量，也成了你的仇家……”

汪靖一点头，道：“多蒙前辈的关注，汪靖牢牢记住你的嘱咐。”

长离一袅又道：“山外有高山，人外出能人——你此番离长离岛，要处处小心注意！”

汪靖辞别两位娇妻，拜别义父邪神，和长离一袅，带上“金龙夺”兵刃，踏上征程。

一条人烟稀绝的大道上，出现了一个年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——身材瘦削，宽坦前额，双眉斜飞入鬓，挺直鼻子，一张弧型微抿的嘴，显得那么飘逸绝伦，高雅英俊。

他，就是“火云邪者”汪靖。

汪靖自长离岛乘船，经过一天半的水程，来苏北海口的大浪岩”登岸，走上这条两傍树林，人迹稀少，冷清清的官道。

这里一带行人稀绝，不怕惊世骇俗，汪靖为了要赶脚程，施展轻功身法。

一声苍雄长啸，汪靖身形轻飘得犹如一团毫无重量的柳絮，扶遥暴进而起！

身形闪动之间，疾如流星划空，仅只一条如烟似的幻影，稍现即逝。

汪靖施展义父邪神嫡传的“百星流光”轻功身法，但见大道两旁树木，纷纷向后闪退，就在眨眨眼间，已来到一条宽有六七丈的河溪旁。

这条河流上，架有一座宽阔的结实的木桥，往来人车，可以由桥上通过。

汪靖快要做孩子的爸爸，却犹是童心未泯，发现这条大道上并无车马行人，不会受人所注意，他不从桥上步行而过，来个一展轻功，凌空飞渡。

汪靖来到河岸旁，身形荡空激射，羽化腾身而起……两脚在空中连连蹬踹，身躯已若有巨力相吸似的，凌空飘过这条宽有六七丈的河流。

他身形沾地，旋首朝后面木桥一瞥，纵声傲然哈哈笑了起来。

汪靖刚才施展“凌空飞渡”轻功身法，飞越河流，接着又是一声高吭长啸，双臂连连伸缩，身形冉冉再向空中升起……

他使出这套“铁臂振空”身法，身形升高六七丈以外，手脚箕张，宛如大鸟一般，闪电也似的凌空往前面射去。

汪靖身形犹未沾地，就在凌空飘飞之际，突然结结实实一响“嘣！”的一声，似乎身子撞着一物，硬生生从空中坠落到地上。

汪靖身上并非受伤，但在他茫然震惊之余抬头看去，湛湛蓝天，悠悠白云，并无异兆。他纵目朝周遭环顾一匝，远山近水，林木苍翠，显得那么无聊。

“哦，刚才又是怎么回事？”他百思不解，找不出这个答案来。

汪靖再度展出“铁臂振空”轻功身法，身形冉冉向空中升去……

当他离地三丈左右时，又是结结实实一响“嘣”的声，头顶撞上一物，真气一泄，身形再次坠落地上。

汪靖虽然尚未找出这桩扑朔迷离的怪事的来龙去脉，但从这前后两次的情形连贯起来，他想到长离一枭曾有嘱咐过的话……

难道这是阴谋，这是一口陷阱？

骤然间汪靖有了一个发现，四周静得出奇，原来所听到的鸟啼、风声，已完全消失。

他再次朝周遭凝神细细看去，耀目的阳光映照下，有一层依稀若隐、透明而不易察觉，薄薄的“膜”笼罩在自己上空和周围……

眼前的阳光的透射逼照之下，才使他在不易察觉中发现到。

他用手触去，摸到一层滑润润犹若“胶膜”似的物体。

就在这短暂间，汪靖发觉自己象被闪入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中，有一阵空气不流通，喘不过气来的感受。

汪靖暗暗叫声“不好”——眼前尚未面对敌人，自己已罩在此“薄膜”中，空气不流通，自己也会窒息而死。

他心念闪转，立即运用“离火玄冰真气”，将体内气息，在周身毛孔作循环游转，不致窒息而亡。

当初邪神厉勿邪运用面壁六十年的内家功力“离火玄冰真气”灌输入义子汪靖体内。

这股内家真气，替汪靖打通全身七经八脉，贯通天地之桥，行穿任，督两脉。

汪靖现在运转的“离火玄冰真气”，原是防患跟敌人激战时，对方使用毒雾，毒气诸类暗器，才敛住口鼻呼吸，将气息移向周身毛孔，作循环游转。

而此时此刻，汪靖遭“薄膜”所罩，也就用上了这一个应对之策。

汪靖一声春雷似的暴喝，身形猝然弹起空中，如游鱼戏水般的往前一滑，双掌自两种怪异的角度，朝上空罩下的“薄膜”急推而出！

这手“如意三幻”轻功掌法施出，两股掌风，就若激流似的汹涌而出，朝“薄膜”劈去。

这层罩下的“薄膜”，不但能伸展，收缩，且是坚韧无比，两股掌风劈到，只是震荡了几下，并未破裂。

汪靖想不到这层罩下的“薄膜”，竟比一个武林高手还厉害，能挡住自己的“如意三幻”这一绝招，心中不禁暗暗一凜！

他再度施出邪神嫡传的“五大散手”之一的“掌不刃血”……

左掌闪晃如扇，右掌已似一柄削锐利的宝刃，疾向“薄膜”劈去。

汪靖这招“掌不刃血”，早年有不少武林中成名人物，丧命在此一掌之下，但在此番劈向“薄膜”，“薄膜”依然如故，象晒在竹竿上的一块薄绸，迫风吹前，只是震荡了一下。

汪靖看到此景，心头震惊之余，不禁为之气结，心道：

“何方魅魍魉，玩出这套鬼惑伎俩，小爷就偏偏不信

这门子的邪！”

他解下背在背上的上古神兵，“金龙夺”……

振亢一声长啸，手执“金龙夺”忽然急震之间，一片金蛇似的光影，灿然而起，直朝“薄膜”砍去。

“嘶……”的一声裂帛似的响起，汪靖吸进一口新鲜空气，“薄膜”裂开约两尺一缝……

就在此时火雷电之际，又是一声“滋……”的响起，楼头盖脸罩住汪靖的“薄膜”，翩空飞起，结成拳掌似的一团，落入官道追树林。

就在汪靖看得楞楞发怔之间，树林里传出一声很轻很轻的“嘿嘿嘿”笑声。

汪靖想要衔尾追去，但再一想……对方云诡波谲的名堂，已给自己所破，此人自然不会干休，相信以后会有见面时候。

汪靖为了要赶路，回杭州大哥战千羽处，就撇下这个扑朔迷离，不知底细的先进个人，继续他的行程。

当然，他心里犹是暗暗惊奇，猜疑不已，细数三年前的仇家……

除了双飞“三绝掌”外，昆仑派“五伏罗汉”，“青黄双绝”已化敌为友，误会冰释。

黔滇境内的“金衫帮”三年前聚众犯师父“九天神龙”华明轩，已在义父卫前辈等协助之下，一举扑灭。

“龙虎追魂”东九山，三年前在雪地跟自己分手，不但误会化解，已成为方外之友。

“十字门”传人“瘸龙”银玉屏等，已血溅七尺，埋死雪地。

至于“灵蛇教”教主“君山独叟”裴炎，不但误会化解，他已是三哥祝颐的老丈人。

“天缘洞主”田浮，三年前亦已一命归阴，此时怕已打入幽冥地府的“阿鼻地狱。”

汪靖边走边想，始终想不出在官道上，用“薄膜”怪名堂，要加害自己的是谁？

当他冥思摸索，找不出这一个答案时，蓦然想起长离一泉在自己临走时所说的话……

“‘火云邪者’的称号，在武林中名气太响亮，有些武林高手，并非是你兄弟仇家，但为了要称称你‘火云邪者’的份量，也成了你的仇家……”

汪靖想到这上面时，心自忖道：

“难道在官道上，用离奇暗器‘薄膜’加害自己的，就是此类人物？”

汪靖离东海长离岛往浙江杭州，这次没有骑牲口，虽然没有马儿代步，但他走上人车稀少的僻径，施展轻功身法，脚程之快要远在骑牲口之上。

他在一处“三合集”小镇用过午膳，出镇郊后再次使出轻功绝技，身形荡空激射，几个起落过处，已把小镇抛落数十里之遥。

汪靖身形才飘落地上，前面拐弯一角，传来一阵清脆童稚的声音，劲气却是十足的道：“……不行就是不行，你敢把小爷怎么样？”

汪靖一听心里不由一奇……

这里一带荒僻山径，如何会有童儿说话之声传来，而且口气又是那么老练？

他闪身追路旁树林，往前面走去……

山径旁的一座古庙前，站着一个童儿，年纪不过十二三岁，一头乱发，满脸油泥，两只眼睛却是黑白分明，炯炯放光。

这童儿该叫他“小要饭”才是——一身衣衫七钉八补，又短又脏，腰间束有一条草绳，脚上光秃秃的没有袜子，拖了一双草鞋。

小要饭面黄肌瘦，就像大病初愈，也可能是三数天没有东西填进肚子，但他两手叉腰，十分古怪，又十分老练的向对面那人在说。

小要饭对面这个青衣壮汉，猿腰蜂背，身躯魁伟，他这副铁塔似的身体，跟小要饭一比，那是天隔地远，高了小要饭一大截。

大汉定睛看了小要饭一眼，又瘦又小，一阵风吹过就可以刮倒似的。

他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这个小要饭，该是穷得疯了，嫌自己命长，找上咱‘铁金刚’陶七的碴子……就是一座没有主的古庙，谁都可以进里打尖休息，又不是你小要饭祖宗三代留下来的，凭什么咱陶七就不能进去里面……”

小要饭头颈一直，生硬有力的道：“不行，咱师父在里面打盹午睡，谁也不能进去打扰他。”

那陶七听来气极，“嘿嘿”又是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你个小杂种，大爷伸出一腿就把你踩扁了，你竟这等强凶霸道……大爷不叫你死，也得要教训教训你……”

说到这个“你”字，就听响出一声结结实实，挨上一记耳光的“拍”声。

嗯，挨揍了！

但挨上这记巴掌的不是小要饭……

小要饭突然一个飞身，窜起五六尺高，朝陶七脸上送一记巴掌……身法、手法之快，就是“铁金刚”陶七一条英雄好汉，却也无法躲开。

小要饭人小手劲大，打得陶七两眼金星飞冒，拿桩不住，跌退一步。

树林隐处的汪靖，先是替小要饭捏了一把汗……这小家伙说话这等粗野，这下挨揍了。

可是挨揍的是铁金刚陶七，小要饭用出奇的身法，快速无伦朝陶七脸上一记耳光，汪靖这才知道“真人不露相”，这个又瘦又矮的小要饭，还真有两下子。

小要饭一记巴掌打出，两手一叉腰，道：“肥猪，你说谁教训谁？”

铁金刚陶七大吼一声，一个箭步窜到小要饭面前，两臂左右开弓……

这个面黄肌瘦，拖着一双草鞋的小要饭，身形奇快，右肩一甩，身子随势一转，已象旋风似的闪到陶七身后，右腿一起，向对方的臀部踢去。

陶七一拳打空，用力过猛，马步当堂一侧——如果挨着小要饭一腿，兜正屁股，立时要跌个黄狗抢屎。

幸亏这个铁金刚陶七，武艺还有一些底子，他一拳落空，立即向前一上步，硬把身子转了过来。

他虽闪身得快，臀部已给小要饭的右腿扫着，身不由己，撞出三四步外，才没有仆倒地上。

小要饭站定下来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肥猪，小爷不想取你

的性命，只是教训教训你，叫你以后别狗眼看人低！”

陶七气冲冲又是一声大吼，转身扑去，两个碗大的拳头，雨点似的朝小要饭直插过来。

这个小要饭虽然个子又瘦又矮，却有他一身特别的本领……

他绝不还手，东来西闪，奔前窜后，象走马灯似的，围在陶七身边窜奔。

这个铁金刚陶七，敢情连吃他老娘奶的气力也用了出来，但他一双拳头，别想沾着小要饭的皮毛。

树林隐处的汪靖，看得心里暗暗惊诧不已……

眼前这一个小要饭，虽然一头乱发，满面油泥，一付邋里邋遢的模样，但从他对付铁金刚陶七的身手看来，显然是名家弟子。

这个铁金刚陶七，已自怒吼如雷，左冲右突，却是捞不到小要饭的一丝衣角。

小要饭突然一飞身，纵到一条河溪旁沿，朝向陶七笑嘻嘻看来。

陶七一声怒吼，把头一低，使出铁头绝技，一个“癫牛撞栏”之势，直向小要饭身上顶来……如小要饭这一被顶着，就会腹破肠流，立时了帐。

小要饭见这个铁金刚陶七的铁头顶来，不慌不忙，轻轻一闪，跳左三尺。

陶七一头顶空，收势不住，臀部又给小要饭再次踢了一脚，一响“吧哒”声，身子犹如断线纸鸢，飞出两丈外，跌进河溪里，给溪流冲走。

小要饭朝沉浮河水中的陶七，掀掀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才

转身走向古庙。

汪靖看到这一幕闹剧结束，自树林出来，含笑向小要饭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刚才出手不俗，是那位高人弟子？”

小要饭冷不防给吓了一跳，朝汪靖一瞪眼，道：“我是‘松儿’，谁是你小兄弟？”

汪靖讨了个没趣，找不出下面措辞，准备离去，就在这时候，古庙庙门处一暗，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松儿，荒野寂寂，你在跟谁说话？”

汪靖转脸看去，也是个要饭的，只是看到年岁已在七十左右。

这老要饭发如蓬草，一张瘦脸，恍如黄鼠，没有一点血色，五短身材，穿着一袭青布单衣，两条瘦腿，其色棕黑。

可是这老要饭叫人看来有极不配称之处，他一双手，晶莹有如白玉。

松儿一指汪靖，向老要饭道：“师父，这人我并不相识，他叫我小兄弟！”

老要饭朝汪靖注目一瞥，呵呵朗笑道：“松儿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……你少，他长，他称你一声‘小兄弟’，无有不是之处。”

汪靖见老要饭谈吐不俗，尤其刚才看到松儿这付身手，显然名师出高徒，是以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在下‘汪靖’见过前辈！”

“‘汪靖’？”老要饭脸色微微一怔：“‘火云邪者’汪靖，是否尊驾称号？”

汪靖还不知道此老要饭身份底细，是以简短的回答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区区在下，尚希不吝指教，不知前辈名讳如何称

呼？”

老要饭一笑，道：“汪大侠，‘前辈’两字还是免了，老夫‘醉丐’孟星，跟你结义大哥红面韦陀战千羽，称得上一双酒中知己，孟某痴长几岁，就称你一声‘汪老弟’行了！”

汪靖倏然想了起来……

战大哥曾经提到过，他有一位爱杯中之物的武林知己，论辈份，要比眼前‘穷家帮’帮主‘穷侠’葛松，还高一辈，人称‘醉丐’孟星，原来就是此老。

有了红面韦陀战千羽的这层关系，汪靖不见外的以平辈之礼相称。

孟星请汪靖进入古庙，一指供桌前庙殿道：“汪老弟，这里没有座椅板凳，委屈些，就席地坐下吧！”

汪靖含笑点头，跟孟星一起坐在殿上，却又不禁问道：“孟老哥，你如何会来此地这座古庙？”

醉丐孟星从供桌下捧出一只大葫芦，拔去葫芦盖子，对准嘴，一响“咕嘟”声……

破袖一拭嘴旁酒渍，一笑道：“我老要饭到处为家，处处是家。”

意未尽然，又道：“不过这次带了小松儿，去离此不远的浙东‘柴桥镇’外‘傲啸山庄’凑凑热闹。”

“‘傲啸山庄’？”汪靖住在杭州大哥战千羽处时，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庄院，是以问道：“孟老哥，‘傲啸山庄’又有甚么热闹可瞧的？”

孟星又喝了口大葫芦里酒，道：“‘傲啸山庄’庄主‘铁旗擎天’洪振宇这个老小子，不想在家享清福，盖起一座大擂台以武会友，看来是准备南面称主，君临天下了！”

“铁旗擎天”洪振宇，虽然并非列入“东海尊长离、南荒霸一煞、寒戟、双鹰、三连剑、金鞭擒鹏掌”这些人物中，但他在江南武林中却是响当当的角色。

汪靖想到这样一个人物，不禁问道：“孟老哥，铁旗擎天洪振宇敢情是以擂台作藉口，目的是在对付他的点子？”

“这……”孟星略一沉思，“据老夫所知，洪振宇这个老小子，做人还称得上厚道，不会以擂台作藉，伐杀他的点子……”

醉眼一眯，又道：“如果真有那回事的话，那该是在你老弟‘火云邪者’身上了。”

汪靖困惑不已道：“孟老哥，‘傲啸山庄’与汪某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并未架下梁子，铁旗擎天洪振宇如何将我视作点子？”

孟星又是一口酒送进嘴里，抿抿嘴唇，道：“汪老弟，这是咱老酒鬼酒中扯淡，是不是真有那回事，那该去问洪振宇那个老小子……”

一顿，又说：“三年多前，苏北丹阳湖‘烟霞庄院’，威震一方的‘飞索专诸’金立，就这样倒塌下来……皖境紫花岩大渡口之役，当年名列‘一邪双飞三绝掌’的‘无走飞环’李琰玉，也丧命在你老弟台之手……汪老弟，这些事都深深刻在南北武林中人的脑袋里……”

汪靖沉默下来……

他无法否认，也无法分辩！

孟星醉眼一瞪，又道：“汪老弟，咱们两人若不是有战千羽这个老鬼夹在中间，我‘醉丐’孟星今天见到你，也会拼着身上几根老骨头，要称称你份量，见个真章。”

汪靖苦笑了下，把话题移转问道：“孟老哥，‘傲啸山庄’设下擂台，铁旗擎天洪振宇自己是台主？”

醉丐孟星道：“这老小子设下这次擂台，还真费了不少力气呢！……北地武林有一派宗师之称的‘摘星攀虹’楼铮，请来做台主。另外还有两个副台主，一个是‘劈山镇虎’杨宗，一个是‘南豹’狄伦。”

他圆睁醉眼，问道：“汪老弟，你是不是有此雅兴，凑凑这个热闹？”

汪靖替自己估量了下……

此去浙江“紫桥镇”，回杭州战大哥的家，也是顺路。

至于看一场擂台，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”也是不需要花很多时间。

汪靖心思闪转，一笑道：“孟老哥要凑这个热闹，兄弟我侍随就是！”

“傲啸山庄”前面空地上，搭起一座偌大的擂台是用七八条海碗粗的巨杉，支起五六丈高，有十来丈平方的一座擂台。

擂台四角，挂着红绿绸子扎成的花球，擂台正中上方，挂起一块黄木横匾，上面刻“以武会友”四个斗大的金字。

这时，可能时间尚早，擂台上冷清清的，并未有人影出现。

擂台边沿有一排排木架，插着十八般兵器，件件晶亮，映日生光。

擂台下看客已到了不少，万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，有卖零食的小贩，自人堆里穿来插去，使原来闹烘烘的擂台场子，更添加了一份热闹。